

禾马



绝对占有

内容简介

你猜，最年轻的未婚爸爸才几岁？

是十二岁选

这小孩的青春期这么早？

不是，那是因为他发现一个裸婴，决定养她。

别人养小猫、小狗当宠物，他却养“小孩”，你说怪不怪？

而且高高兴兴地参加“母姐会”选

人说：年龄不是问题，体重不是压力……

但他们算什么？是“父女”，还是“爱人”？

她从十岁起就许愿嫁他，这愿望会实现吗？

别人没说“不伦”，但他却打不开这个心结，

谁来帮助他？“小暖炉”会重回怀抱吗？

封面小语

从小养到大的“女儿”向他投怀送抱
这不算可怕，可怕的是他居然会动心

楔子

“安可！安可！”

“我爱你……”

可容纳一万两千人的大型体育场里，在舞台灯光渐灭的同时，爆满的近两万名观众忍不住鼓噪起来，叫好声、安可声、口哨声……各式各样的声响，一波高过一波，最后凝聚成他们心中最企盼的名字。

“玉兔 玉兔 玉兔”

整个体育馆回荡着热切的呼唤声，为的是能再多见他们的偶像一面，能听见第五首的谢幕安可曲。

张韶涵无疑是本世纪窜红速度最快的少女明星。甜美的外表、独特的嗓音，更吸引人的就是那一双瞳眸，像是天边最亮的星星，放射出最耀眼的神采，让人不由自主地为那双眸子牵动，由她的一颦一笑控制自己的情绪，随着她的喜而喜、她的悲而悲。

有点夸张，但确实是如此，举个最浅显的例子：每当她参加以整人为乐的节目时，那些往常受观众喜爱的整人项目一旦落在云云身上，再如何吃香走红的

单元都完蛋。

真的只有“完蛋”两个字可以形容。因为在节目播出后，不管原先是多受欢迎的游戏单元，只要云云抿着下唇，露出委屈害怕的神情出现在荧幕上，抗议的电话就连着两个礼拜接不完；而每个人打电话来的目的只是为她抱不平而已，谩骂还是小事，激进一点的观众还会恐吓制作单位不准再吓“他们的”云云。

因为云云广受欢迎，各制作单位对这个超人气偶像又爱又怕。爱的是有她绝对能提高收视率，怕的是只要这位小祖宗一有什么不高兴，那节目单位就难看了。

总的来说，云云走红的速度就像是龙卷风，而且不像时下一般的偶像，云云的歌迷没有特定族群，上至九十九岁的阿公、阿婆，下至牙牙学语的奶娃，每一个人都深受那甜美笑容的感召。

老人家喜爱她的可爱外型，总以她为孙女的最高标准；中年人则希望拥有一个这样的女儿；同辈的则喜欢她讨喜的模样，把她当成自家的姐妹看待；至于年幼的一族，哪一个不希望有一个像这样娇俏可人的姐姐呢？

云云出道一年来，一直是各大传播媒体所注目的焦点，当然，除了她本人所散发的特殊魅力外，谜样的身世也是她被媒体紧咬不放的因素之一。没有人知道

这位少女出道前的事，隶属的经纪公司刻意地封锁消息，使得云瑶的来历背景更显神秘。

影迷、歌迷的喜爱让他们无法不好奇她的出身背景，观众的期待加剧媒体的挖掘行动，每一次的失败就引起更大的好奇，媒体也再接再厉地去挖掘；如此周而复始，在媒体的炒作下，云瑶这位来历神秘的少女更是红上加红。就如同此刻，一万两千个的席次硬是挤进两万名观众，由这场超爆满的演唱会就可以知道云瑶有多红了。

“云瑶 云瑶 云瑶援

鼓噪声渐渐转弱了，万人所注目的焦点再次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粉妆玉琢的小脸、微卷的长发，一身梦幻般的白色礼服将舞台中央的主角衬托得像洋娃娃般玲珑可爱。

“谢谢大家……”四个字才刚说出口，如雷的掌声响起，此起彼落的欢呼口哨声淹没整个体育会场。

“谢谢大家的支持，在我唱第五首安可曲之前，我有一件事要宣布。”

得知她愿意唱第五首安可曲，观众快乐疯了，又是一阵疯狂的欢呼口哨声，直到所有的观众从激动中平复后，娇美可人的她这才带着笑，朱唇轻启地说道：“我要退出演艺圈……”

1

亲爱的罪罪：我知道写“你好吗？”、“我很好”、“我很想你”这类的话会被你骂，但你知道吗？我真的好想你喔！你在海岛好不好呢？

一封信才读到这儿，董语罪就忍不住笑了。

“真是傻瓜一个。”

这个左善善，都嫁人了，怎么还这样傻气呢？

最近过得有一点混乱，因为我跟小哥哥结婚的消息终究曝光了，那些新闻媒体快把我逼疯了，幸好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家里，可是小哥哥就惨了，他每天出门像打仗一样，那些记者看到他就像狗见到骨头一样，非要问出一个所以然来。这几天大家的日子过得有点草木皆兵，婆婆说：干脆再举办一次婚礼，满足这些记者的好奇，用以换取生活的平静。

这个建议小哥哥本来不愿意，因为会去夏威夷举行婚礼就是想摆脱这些传播媒体，但经近几天记者大人人们的紧迫盯人后，小哥哥已经有点认命了。

其实，我也不喜欢让人像是耍猴戏一样地摆布，

但谁让小哥哥的身份这么不平凡呢？平常，大众对他贵族与财阀领导人的身份十分好奇，对这场没有丝毫预警的婚事更是想一探究竟。其实说穿了，这些人应该是对我的身份感到好奇吧！

幸好我还挺会安慰自己的，对于纯日本式的婚礼也有一点点好奇，不知道会不会再举行一次婚礼？若会，不知道你能不能来参加？一直有点遗憾，去夏威夷结婚的时候太过匆忙，没能让你参加我的婚礼，若这一次你能来，那我会更期待这次的日式婚礼。

好了，不谈这些了，最近在忙些什么？快放寒假了吧？你是不是又要开始失踪了？

以前，每到寒暑假你就会失去联络，这一次呢？我人在日本，该把信寄到哪里去呢？仔细想想，从专一开始跟你同寝室住了两年多，但一直以来，好像都是我说你听，你很少说到自己的事；当然，我知道你是关心我的，但一直以来，我对你的了解很有限，这点让我感到有些沮丧。霏霏，我们到底算不算朋友啊？

记不记得和邵齐野餐拍照的那一天？经邵齐提起，我才发现，自己连你取下眼镜的模样都没见过。我想，若我们算是朋友的话，我们一定是一对很糟糕的朋友，因为要是哪一天你换了一副眼镜或不带眼镜走在路上，我没有把握认出你来——这样算不算糟糕？

写到这儿，心里有点乱，这种感觉说不上来，但

我想你懂。

沮丧的善善笔

新婚燕尔的新嫁娘是不是闲得没事做？不然不该去想这些有的没的吧！

厚重的黑框眼镜遮去大半的脸，让人看不清董语霏此刻的神情，她平静地折起信纸，收受信件后兀自看着信封上娟秀的字发呆。

老实说，她很讨厌自己的性格。

她也很想跟时下的少女一样，肤浅、聒噪、多话，平常可以为了一点点小事兴奋个老半天，空闲时最耗体力的活动就是成群结队地追着偶像跑，而平日的对话则围绕着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打转。

照行为举止来看，这年纪的女孩显得有点愚蠢、无知，但至少她们坦白，就像白纸一样无伪。况且，虽然是终日无所事事，但十七八岁本来就是无忧无虑的年纪，本来就该是这样无知、天真的模样。但是，她不过比十八岁多活了十个月，为什么自己就无法那样没头没脑地过日子呢？

真的，她很讨厌自己的性格。

一直知道班上的人是怎么看她的，评语不外乎：古怪、孤傲、不合群、难相处、个性乖僻……之类的，但她真的没办法，无论怎么勉强自己，就是无法跟一大群叽叽喳喳的小女生打成一片，更别想要她加入那

种喋喋不休又毛毛躁躁的小女生团体。

只是，左善善并不是别人，她是真正的朋友，也可以说是住校两年多来惟一的朋友。但不知怎地，即使是对于左善善，她也甚少提到自己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文静的个性让善善不习惯去打探别人的私事，而自己能免则免，就这么省略不提了。

有时候，董语霏也觉得自己的个性很奇怪，自己的过去又不是多么不堪，有什么不能说的呢？但就像是一个结哽在心里，能不谈就尽量不谈，现在可好了，刚当新嫁娘的好朋友迟钝地烦恼起这个问题来了，是该为她的迟钝感到好笑呢，还是替自己所造成的困扰感到抱歉？

敲门声打断董语霏的思绪。

“董语霏外找。”

董语霏着实愣了一下。

理论上，只有异性才会被阻隔在女生宿舍的大门外，在这个校园内，她的同性朋友只有善善——当然，这是善善还没为爱离开校园前的情况；现在的她总是独来独往，尤其是新室友要在下学期才出现，她可以说是独行侠。至于异性朋友的数目根本等于零，班上那一些连名字都记不起来的男同学是不可能来宿舍找她的，那会是谁呢？

心口猛然一紧，来不及谢过前来通报的同学，董

语霏像是逃难般地冲了出去。

是他吗？在她逃离他身边两年零八个月后的今天，他终于来找她了？不，不对！

走廊上飞奔的身影在下一秒硬生生地顿住了。

董语霏，你这是在做什么？高兴？为了那个人的出现而高兴？拜托理智一点好不好，你少没出息了，当初是怎么信誓旦旦又费尽心思地设法离开他的？瞧瞧你现在的样子，像巴不得快点回到他身边似的，你少丢人了。董语霏的内心代表恶魔的那一部分正狠狠地痛斥着自己。

但是……

没有什么但是不但是的！恶魔的那一部分截断代表天使那一部分的反驳，接着又是狠狠地一顿训话。

你忘了他以前是怎么待你的吗？高兴的时候哄哄你，不高兴的时候理都不理你，要不就是公然带着各式各样的女人在你的面前晃来晃去，把你当成宠物一样看待，逃了这么久，不就是为了摆脱宠物的命运？难不成你怀念起宠物生涯，想回到他的身边？你少犯贱了。

“也许……不是他……”董语霏不自觉地自言自语着。

对嘛！也有可能是别人，并不一定是那个人。内心代表天使的那一部分连忙附和着。

“况且……就算真的是他，我现在这样子他也认不出我来。”行经公用的穿衣镜，董语霏对着偌大的镜子喃喃自语。

及肩的发刻意吹直，以清汤挂面的不起眼发型盖住了脸颊的一部分，而脸上那副又厚又重的粗框大眼镜又盖住了脸部的一大半，这样一来，她的脸能让人看清的部分已经剩下不多了，而平日的衣着她更是以不显眼为穿衣最高原则，这使得她整个人看起来还真的是……

唉，真是一言难尽啊！

基本上，此时镜中的人像是一只丑小鸭：看不清美丑的面容、倾向落伍的休闲衣饰，那是一个走在路上，从身边走过都不会让人费心注意的类型，若硬是留心记的话，就只有那副丑陋的眼镜能让人留下一点点印象。

两年多来，她便刻意地以这样平淡无奇的造型生活，但历经两年之后，有时经过镜子，她都会认不出镜中的自己，更遑论是那个把她当宠物豢养的男人。

对，就是这样！

即使真的是他，他也一定无法认出她；届时，她便可以光明正大地对他说认错人了，而且，门外的人并不一定是他……

经过一番内心交战后，努力整理好心情的董语霏

做个深呼吸，确定准备好了，这才毅然决然地推开宿舍的大门。

等在门外的不是她记忆中高大英挺的身影，理不清心中的感觉，像是松了一口气又像是有点失望……他终究没来找她。

“喂，你是从美国出发的啊？这么久！”等在门外的邵齐一看见董语霏，忍不住开口抱怨。

“你来干嘛？”口气不是很好，“还不死心啊？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想照相，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对于邵齐，董语霏从没给过什么好脸色，先前会跟这位校园才子产生交集全是因为左善善的缘故；自左善善离开后，这种交集自然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只不过很奇怪，邵齐像是吃饱了没事做，三不五时就会来骚扰她，每次总是要求她让他照几张照片。

“你还真是铁齿耶，也不想想学校里有多少人希望我替他们拍张照片，就只有你，真是怪胎，让我照几张会死啊？”说到这事，邵齐就一肚子气。

打从上一次帮左善善拍照后，他就千方百计地想好好替她拍张相片，想确定一下那时候他看见的光彩是不是出于错觉，谁知道她大小姐的姿态太高了，不过就是几张照片嘛，干吗一副要她拿下眼镜就好像是要她的命的样子，真是怪人一个。

邵齐暗骂董语霏的同时，忘了怪人不只是董语霏

一个。因为他那不受激的个性受到董语霏的刺激后，更是下定决心非替她照几张照片不可，这种奇怪的固执跟董语霏的古怪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你也太闲了吧？为了这种绝不可能的事还特地跑到宿舍来？”真不晓得这位校园才子的脑袋里装了些什么？豆腐渣吗？都缠了她快两个月了，怎么老说不听啊！说不给拍就是不给拍，想替她照相，这辈子免谈。

“嘿嘿！很抱歉，今天不是为了照相的事情。”他差点忘了今天来的目的了。

“有屁快放。”董语霏一脸不耐地看着他。

“拜托你斯文一点，有点耐心好不好？”邵齐受不了地摇摇头。

“你来就为了说这个？”

“当然不是，我来是想问你，你宿舍住得好好的，干嘛要搬到外面去？”而且哪里的房子不找，还好死不死地找到他阿姨家的房子。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拜托，你以为我那么无聊，那么喜欢管闲事啊？”董语霏防卫性的语气让邵齐翻了个白眼，“你找的套房是我阿姨的，我昨天去那儿正巧听见她提起这件事，后来知道房客是你，一不小心就跟她说我们是同班同学，于是她要我来问问看，你要搬过去时需不需要我帮忙。”

说到这儿，邵齐觉得自己的命真苦。

他是班代兼学生会会长，除了这些忙碌的职务外，他还身兼摄影社社长；摄影社也就算了，毕竟这是自己的兴趣所在，但他还身负已毕业学长所托，在找到接班人之前，他还得命苦地担下吉他社代理社长的职务。

也不想想，课业加上一大堆杂七杂八的外务，他的校园生活已经这么忙了，现在他竟然还会蠢到帮自己找个苦工来做？唉……他笨、他蠢、他呆，没事干吗找个苦差事往自己头上砸呢？

“你阿姨家？”董语霏有点迟疑了。

想搬出去，就是不想跟不相干的人有关连，怎么也没想到，好不容易找到的新住处会跟邵齐扯上关系——但那里的环境真的很好。

“别告诉我，你现在改变主意，不想搬了？”邵齐依据她脸上的表情来推测。

不可讳言地，邵齐心中多少有点期待这样的推测能成真，那样他就能免掉这次吃力又不讨好的苦力差事，不过……这可能吗？听他阿姨说，董语霏已经付了订金跟两个月的租金，总不会现在才反悔吧？那可是一笔不小的金额呢！

“你少自作聪明了。”董语霏冷哼一声。仔细想想，她何必呢？干吗为了邵齐这号人物放弃那么好的住家

环境。

“哎，我阿姨家的那间套房大概有十来坪，你一个人有必要住那么大的吗？况且，那房间是经过设计师设计，本来是要给我大表姐回国后住的，只不过阴错阳差，她嫁给一个老外，已经决定在那边定居了，所以我阿姨他们才想到要出租。我知道租金不便宜耶，你家里的人怎么这么大手笔，肯让你住那么大的套房？”邵齐有点好奇。

“你管的还真多。”董语霏避而不答。

“说真的，你在这里住得好好的，干吗要搬呢？”邵齐想不通。据他所知，他们学校的宿舍由于是新盖的，环境还不错而且免费。一般而言，想住进来是很难申请的，没想到董语霏竟意外地提出搬离的申请。

“你不会懂的。”董语霏不想多说。

当初决定住宿舍是为了躲“他”，已经两年多了，从不见“他”为了她的失踪做出一丝一毫的反应，只怕她高估自己宠物的身价，对“他”而言自己是可有可无的。既然不用再躲“他”了，那就没必要委屈自己住在这种限制多如牛毛的宿舍了。

“你不说，谁会懂？”邵齐有时真有股冲动，想剖开她的脑子看看是不是跟一般人不一样，要不然怎么会这么难相处？

看邵齐没有离开的打算，董语霏已经开始不耐烦

了。有点不想理他，尤其又想到还有一屋子的东西等着她整理。

“你找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该不会你来跟我扯了这么一大堆，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只是想跟我打探善善的消息吧？”

“才不是哩。”邵齐断然否认。

又急又快的否认反倒让董语霏的兴致来了，她故意地说道：“很好，反正我也没办法告诉你什么，毕竟她与青梅竹马新婚燕尔，现在也没什么好说的。”

“什么？”邵齐愣了一下，“她结婚了？”

“你那么惊讶做什么？”

“我哪有？”邵齐否认，“只不过觉得意外，她怎么这么早婚？即使对方是青梅竹马，也不能确定那个人最适合她，不是吗？”

邵齐的话让董语霏闷笑在心里。

嗨，好酸的语气呐！怎么也没想到，这位校园里的天之骄子到现在还没发现他对善善的心意，看来，这个邵齐对感情方面还真不是普通的迟钝，真不晓得该替他免去失恋之苦而觉得高兴呢，还是为他死鸭子嘴硬、强力否认自己的心意而觉得好笑。

“左善善她……好不好？”邵齐忍了许久，最后还是问了。

“当然好，她的父母也过去跟他们同住了，心爱的

人都在身边，哪有不好的道理？”董语霏像是看白痴一样地看着他。

“你老实说，是不是因为左善善不在了，所以你才不想再住宿舍？”突如其来的念头让邵齐脱口而出。

这样的说法……或者，也有一点吧！毕竟，空出来的床位下学期就会递补上新的室友，新的室友是个什么样的人没有人知道，为了避免以后麻烦，还不如找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图个清静。想是这样想，但董语霏可没打算说些好听的话来嘉许邵齐难得的冰雪聪明。

“这不干你的事吧？”

“喂、喂、喂，小姐，请你搞清楚，要当苦工的人是我，怎么会不干我的事？”邵齐已经有点恼火了。

打从他出娘胎以来，就这董语霏将他忽略、漠视得最彻底，平常跟她对话时，所得到的回答不是“你不会懂”、“你管得真多”，就是“不干你的事”，真气人啊！

“喔，对了，既然你自愿来帮忙，过两天就放寒假了，我想这两天就搬过去，明天下午你就可以过来搬了。”董语霏说得理所当然。

“哎，你实在很那个耶，我还以为你会说不用了。”邵齐忍不住抱怨。原本，他还以为董语霏这种古怪的性格会断然拒绝他的帮助。

董语霏一脸奇怪地看着他。